



## 枣树下的夏天

刘希

那日散步,路过几家院子,意外地发现,这些农户家里都种上了枣树,正是枣子成熟的季节,枝头上的枣子挨挨挤挤的,有些青中泛黄,有些黄中泛红,有些红得耀眼。一眼望去,枣树上像挂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灯笼,甚是惹人喜爱,看着这些熟悉的枣树,我便想起我家院子东头的那棵老枣树,想起那些盼枣成熟的日子,想起在枣树下度过的幸福时光。

老家的院子里,栽种着一棵红枣树,估计是爷爷生前种下的。由于年代久远,枣树很粗很壮,枝叶四散开来,像一把大伞,几乎遮盖了半边院子。那个不大的院子,因为有了这棵枣树,变得格外生动起来。

春天的枣树,一改冬日光秃秃的模样,冒出嫩油油的新芽,渐渐地,枝叶开始繁盛起来,多得窜进邻居家的院子里。密密层层的枣花开过以后,树上便结满了小而青涩的果实,这时候的枣子不好吃。要等到果实泛黄,吃起来才足够香甜。

等果子成熟对于小孩儿来说,是一个漫长而难熬的过程,幸好还有大把的游戏可以消磨时光。我们在枣树下跳皮筋、踢毽子、跳房子,玩得不亦乐乎。爷爷还在枣树上,用一根麻绳和小板凳,给我们安装了一个简易秋千,我们排着长队轮番荡着,笑声飘出老远。在枣树下看书也是极其快乐的,我常常搬一把小凳子,拿一本书,在枣树

下静静地阅读。有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钻进来,打在书本上,映出无数好看的图案。这时,我就会抬起头,望一望枣树,和枣树对话一番,仿佛它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
家乡的枣树五月开花,七、八月成熟,夏天,是枣树的高光时刻。每每这个时候,我便高兴得又蹦又跳,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长竹竿就开始打枣子,妹妹也很高兴,她赶紧找了一个菜篮子出来。我用竹竿对着枣子敲打,枣子纷纷落下,就像下了一场枣子雨,落在妹妹的脚边,有时候冷不防落在她的头上、腿上,她倒也一点儿也不喊痛,摸摸脑袋,笑得前俯后仰。这让我觉得,被枣子砸到也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
睡在月光里,就是夏天的模样。小时候,夏天很热。老家的房子,青砖砌墙,七架梁,盖小瓦,看起来气派,就是不隔热。暑气穿过屋顶,直达室内,在封闭的空间里蒸腾,家里哪哪都热,桌子板凳烫人。空调没有,风扇不多,那风吹到身上热热缠人,不如不开。夜幕降临,想睡个好觉,成了难题。从小暑到中秋两三个月时间,除了下雨,基本都睡在屋外。现在的孩子,包括年纪相差不大的城里人,都很难想象那样的情景。睡在月光里,岁月淘洗,留下乐趣和惬意,困顿和艰难都被风吹走。

那时候到了晚上,奶奶便用扫帚仔仔细扫过门前的砖地,再洒水,压下去浮尘。吃过晚饭的小桌子,不收,留着乘凉。竹床搬出来,挂好蚊帐,椅子、凳子也都搬出来。这就是一家人对抗暑热的武器。

各人依据身形,选择合适的睡觉地方。小孩子皮肤娇嫩一些,睡竹床,有顶尼龙帐子,也好挡挡蚊子。爸爸身形高大,吃饭的小长桌躺上去正好。其他人,躺椅可将就,几张椅子拼起来也可睡,最不济两张板凳一合,也是床。

天气热,大家睡觉不会早,我家门口是邻居们聚集的地方。大家都睡得睡不着,摇着蒲扇,穿着拖鞋就过来了。小凳子、大蒲团搬出来,分给大家坐,来迟没坐的,就在门槛上挤挤。蒲扇点头起来,艾叶子熏起来,蚊子们似乎怕了,恼人的嗡嗡声远了一些,偶有一两只不怕死的,大蒲扇一拍,也遁得无影踪。

夏夜纳凉不点灯。月光如银,倾泻在整个村庄,到处白花花的。家门口没种树,一地丰厚的“雪花银”。纳凉的女人还带活来干,剥毛豆、扣鸡头米,月光白亮,自如得很。巷道里,光影移动,那是时间的具象,小小的心里也生出丝丝缕缕的惆怅。

奶奶通常先收拾好锅碗,再“收拾”我们。给我们洗好澡,拍好痱子

王晓  
睡在月光里

粉,就把我们撵到小竹床撑好的蚊帐里,帮我们压好四边,要我们安静躺着。哪里安静得下去?汗,顺着脖子就往下淌。大人们在月下讲农事周期,讲家长里短,讲前庄后舍的奇人趣事,我们哪里待得住?偷偷溜出蚊帐,和小伙伴们用蒲棒头打仗。

玩闹过了,肚子自然就饿了。这个时候,最宜“杀”个大西瓜,解饿又解渴。奶奶最懂我们心思,抱出用井水憋了半天的黑纹瓜,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。隔一天,他们会带来自家炒蚕豆、煮菱角、嫩莲蓬给我们解馋。长大后,这也成了乡愁的一部分。

吃饱喝足,有了倦意,便自个儿爬上竹床,边看满天星星,边听大人讲话。奶奶摇着蒲扇,安抚我们:“睡吧,睡吧,心定自然凉。”我们躺在竹床上,虽然还是热得睡不着,好在竹床吱吱嘎嘎催眠,不远处蛙鼓虫鸣、群鱼戏水都往耳朵里钻,好似有风,从水边芦苇叶尖上赶来。水泥船舱里长的慈菇、菜地边的薄荷、后塘里的莲藕……丝丝缕缕的香气都送到鼻子底下。

月色笼罩村庄,也笼罩着我们。眼皮渐渐合上,大地上的一切,都和我们一样,淹没在清亮的月光里,梦有凉意,滋生甜味。

## 梦见故乡

华妮

这是一个荒弃的村子,道路已经荒芜,依稀可以看到黄土上的车辙印。村子里大小不一的院子,演绎了几代高原人的悲与喜、苦与乐。大门已经坍塌,青砖碎了一地,大梁和檩条也倾斜在地,无人照看的果树在院里疯狂生长,繁盛的果实已经无人收获,再也不见在成熟的日子所带来的喜悦。大门外的土梁上,一棵梨树在这里站成了一道风景,等着再也等不来的问候。

院里长满了杂草,将根深深地扎到黄土里,三孔整齐排列的窑洞在无声地诉泣,门楣上的大字斑驳不清,窑顶泥皮掉了一地,炕上的草席依旧坚韧,方格花窗上的棉纸如永不消逝的雪花,在风中低声吟唱。灶台用细泥仔细抹过,掺杂其中的麦糠依稀可见,铁锅已经被拿走,只剩下一个黝黑炉灶,几片瓷碗的碎片打碎了时光,永远留了下来。这里曾养活了几代

人,只是再也不会再有热腾腾的馍香飘出。

丢弃的家具都是实木的,用的是上好的土梨木和榆木。一堆旧衣裳中,棉花从右襟棉袄中探出了头,苍白而又无力地祭奠已经远去的岁月。

那一夜,梦中的黄土院子里,花椒叶的香味从窗棂间飘出来,孩子们在嬉戏奔跑,可在他们中间,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人的影子。

## 致父亲

(外二首)

张春生

巍峨的山  
覆盖了白雪  
藏青色的衬衣  
掩不住晒黑的皮肤  
岁月的刀  
在额头刻下沟沟壑壑  
凝望的眼神  
目送游子去远行

久居乡间的父亲  
偶尔像一道闪电  
划破梦的夜空  
而孤独的父亲  
更像一棵树  
守候在村口  
为春风开花  
为秋月结果

## 灵魂里的芝麻

父亲摘去它们青黄的叶子  
扎成几个小捆  
放在木窗棂上  
让阳光照射

芝麻笑渐渐开裂  
父亲把一张粗布床单铺在地上  
把一捆芝麻棵倒转过来  
用一个小烧火棍轻轻敲打  
芝麻落下来  
多得数不清个数  
最后集合到一块儿  
又少得可怜

这种打法  
我经常见到  
如今,我灵魂里的芝麻  
纷纷飘落  
只是父亲看不到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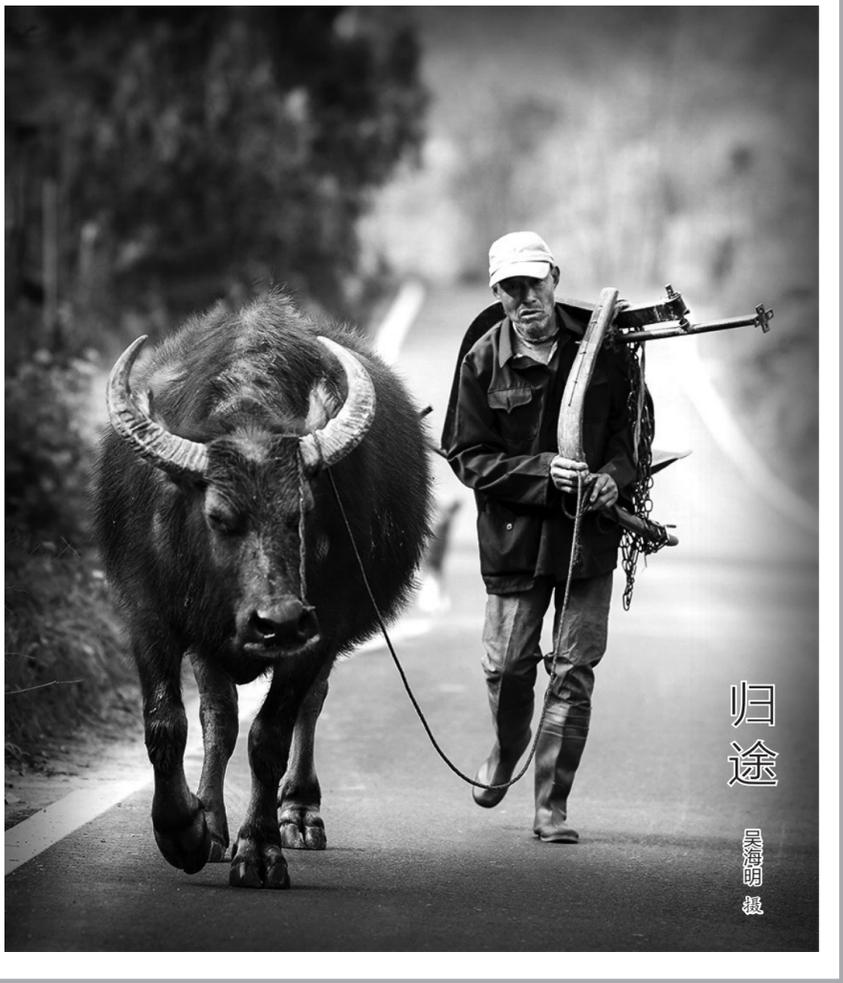
## 父亲的脊梁

一棵大树  
撑起一片蓝天  
温暖一个鸟巢

一张硬弓  
弯下去的是力量  
射出去的是希望

父亲的脊梁  
或一生无法解读  
弯弯的永恒

脊梁拱成一座坟茔  
墓草青青  
爱意青青



归途

吴海明摄

## 门前的核桃树

蔡倩慧

从老院子出来是一大片树林,虽然与院子只有一墙之隔,但都属于别家。在靠北的半坡上,有一棵高大的核桃树,四季轮回,它如同一个固执的老人一般,守望在这片土地上,伴随无数的人历经风霜雨雪,见证着悲欢离合。

每年三月,这棵老树都会在粗壮的枝头上抽出嫩芽,树皮也被春风滋润得光溜起来。随着气温逐渐升高,高原迎来了干旱炎热的日子,日头将黄土晒得冒了烟,这时这棵树下却是充满了清

凉,是所有生灵都喜欢的地儿。树荫也是夏天人们的最爱,晌午时分,母亲做好饭后,端着满满的一碗,手里提着两个编织袋子,直接来到核桃树下,吃完面后将碗筷放在一旁,便将编织袋铺在草地上,然后倒在编织袋上沉沉睡去,往往因为日头移动,阳光从树叶间照到脸上才会被晒醒,转身一看,吃过饭的碗里爬满了蚂蚁。

核桃的果子起初很小,如花生粒一般大小,被大大的树叶呵护着,在日头中慢慢成长。盛夏时

节,便会长到乒乓球般大小,翠绿的果皮上被白点点缀,等不及的孩子们会摘下几个,剖开后才发现,里面还是一包水,离果仁成型还需要些时日。等待其实并不焦虑,因为大家都知道,这棵树从没辜负过任何一个人。

白露前后,收完核桃,几场秋风之后,万物萧瑟,结完果实的核桃树落叶遍地,老人带着耙子,将落叶拢到一起,填满一担后挑回到家中,摆成高高的一堆。每天晚上,树叶被塞到灶膛里面纵情燃烧,为老人带去一冬的温暖。

## 城里来了布谷鸟

王丕立

午后坐在书房看书,突然传来鸟鸣——“割麦插禾”,举目望去,只看到布谷鸟那小小的身影在头顶一闪,便一头扎进云海,只留下一串串清脆叫声在空中回响。布谷鸟仿佛追随着我们进城脚步,给我们带来了季节的提示。

儿时,在我的老家湘西北丘陵地带,有很多布谷鸟,它也是我最熟稔的鸟类。只要它们在高空抛下“割麦插禾”的指令,山野田间的农人便开始忙碌起来。我们跃跃欲试,山上的树莓已成熟,红中透着乌黑;梔子树枝头已举起一个个青涩的花苞,香满山岗;更有旱地上一垄垄的小麦,鼓胀起饱满的麦粒,一个日头下来,麦穗仿佛在粉尘中打过滚儿,披着诱人的金黄在风中颤动;油菜掉光了叶子,一排排褪去青涩的角果,裸露出白亮的肚皮,似乎马上就要将腹中漆黑的籽粒倾吐出来,农人的镰刀不禁加快了速度。

农村的大姐告诉我,农村禁猎之后,飞禽走兽迅猛繁殖。这话不假,城里的野生鸟兽也渐渐多了起来。早几年,许多肥硕的珠颈斑鸠在我所住的小区安营扎寨,去年还在我的阳台花

架上,孵化出一窝雏鸟。现在,斑鸠家族不断壮大,它们总爱在夕阳余晖中,一队队站在小区六层楼顶的屋脊上,神情庄重。

前不久,接二连三的不知名鸟类陆续进驻我们小区,它们停歇在高大的杜英树、广玉兰树、香樟树、桂花树上。每天早上五点,便开启了热烈的叫醒服务。仿佛一群群对歌男女,这边一拨“滴滴溜溜”,那边一通“叽叽喳喳”,有领唱,有合唱;有引唱,有副唱,好一派热闹祥和的氛围。

现在,布谷鸟也进城了,它们一定栖息于城里的某一个风景优美的小树林里,待农村犁水响的时候,它们便适时而鸣,鼓动城里人栽种,把绿满乡村的理念引入城里。

布谷进城也赢得了我们的喜爱,让我们这些久离田间地头的人知晓农时,在阳台花钵里点上两粒蔬果种子,把菜蔬当花草侍弄。今年初,我便在花钵里点了两粒辣椒籽,现在那两棵辣椒树已果满枝头,看着辣椒开花、结果、长大,其中的乐趣自不待言。

我突然了悟:是城里人的开种作物招引了乡村的布谷鸟,它们赶来为城里人指导农事了。

## 擀毡

牧夫

羊毛毡最早源自草原游牧民族的毯片,后来毯片逐渐地流传到陕北,经过多次的改良,最终形成羊毛毡,走进高原的千家万户,擀毡这门手艺也在高原上流传开来。

陕北多沟壑,盛产羊毛,为擀毡提供了优质的原料。每当秋收结束后,毡匠们便会结伴出门,背上弹毛弓和其他专用工具,穿行在黄土壟的沟壑之间。寻下了活,毡匠便在庄稼家里住下来开始劳动。首先要在一空闲窑的炕上,将弹毛弓撇开弹羊毛,粗大的弓弦上羊毛飞舞,弹弓声时近时远,羊毛远就能够听到声儿,几遍后,羊毛均匀蓬松起来,杂物灰尘也大多被弹去。毡匠便打开一种用细小的木条穿在一起制成的叫做连子的工具,将蓬松的羊毛均匀地摊在连子上,用手掌压平,铺好一半羊毛后开始喷水,直到水均匀渗进羊毛中,再喷一遍麻油。

擀毡的时候,一般是两个人,有时则是四个人或六个人,将毡连子来回地擀,步伐一致,很有节奏。为了排解枯燥,毡匠这时候便会唱起曲来,用笤帚蘸着烧滚的开水,轻轻洒到毡胚子上,直到开水完全渗透了毡胚子,再对折起来置于毡案上。这时毡匠们手里提着毡带,脚下踩着毡案,双手一提,双脚一蹬,配合默契,一边洗毡,一边继续唱歌,毡案在脚下有节奏地滚动,里面的水被挤压出来,毡也变得越来越大,直到达到合适的尺寸,才停止洗毡。

羊毛毡此时已基本完工,只需毡匠用特制的钩子和尺子,将四边修理整齐,将其挂在向阳通风的地方晾晒。高原太阳大,没几天里面的水分便蒸发干净,一条崭新的羊毛毡就可以使用了。